

又是一年清明时

◎戚思翠

听风听雨过清明

◎章铜胜

我总认为，在二十四节气中，唯有清明两个字，是最空灵的。山水云天，花草树木，村庄房舍，无不有着风雨之后的清澈与明朗。

清明时节，多是风和雨。韩翃说，春城无处不飞花，寒食东风御柳斜。寒食节在冬至后一百零五日，在清明前一二日。春风送暖入屠苏。春天，是刮东风的，清明时节当然也刮东风。此时，长安城里杨柳絮，宫墙边的柳条也被风吹斜了。清明时，有插柳的习俗。“清明不戴柳，红颜成皓首”，人家都要折柳枝戴在头上，或插在门上，大概是取其寓意吉祥、辟邪驱鬼吧。

清明时节，应该是一场连绵的仿佛让人难以看见其尽头的雨，那是一场知时节的好雨。杜牧说，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纷纷细雨中的清明，人是难以打起精神来的。清明的雨，可大可小，可疏细可稠密。草在雨中，翼彼新苗。树在雨中，萌新吐绿。花在雨中，开了又谢了。我在雨中，看池塘雨脚蹦跳，高低深浅，就像我小时候喜欢穿一双雨靴、站在雨中的积水里踩着水玩一样，淋一身的雨，溅一身的泥水，依然是傻傻呵呵地笑着，我大概就是在雨里无忧无虑的玩耍中长大的吧。

蛙声，还是在晴朗的夜里听起来更有阵势，那样稠密而响亮。雨夜里听蛙声，却别有一番滋味。夜里读书累了，放下书，把身体安然地放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，静静地听听窗外的风雨，分辨风雨之声中的阵阵蛙鸣，虽然有些稀落，却有蛙声与风雨和鸣的意趣。

风雨可听，听风听雨中，便过了清明。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经历了人生沉浮的陆游，在临安的那一夜，听着客舍外风雨，心里总是落寞的吧。好在第二天，风雨便停了，巷子里也听到了叫卖杏花的声音。晴日里，煮水烹茶，铺几页小纸，从容地写数字字，多好。风雨初霁，诗人还是能在清明前赶回山阴镜湖边的故园。的乡情更怯，好在风雨没有阻碍行程。南宋临安的那一场风雨，对陆

游来说还是有情的，也不负诗人一夜卧听窗外的风雨。诗人听着窗外的风雨之声，风雨也在窗外听着诗人的喘息吧。陆游听懂了风雨的缠绵，风雨大概也听懂了诗人归乡情切的心思。

清明的风雨，也是好看的，风里雨里看清明，清明便是另一番景象了。我总觉得，海棠是最宜带雨观赏的。经历一夜雨疏风骤的李清照，问站在窗前卷帘的小丫头，小丫头“却道海棠依旧”。李清照好像是急了，说：“你知道吗，你知道吗，这个时候园中的海棠应该是绿叶繁茂、红花稀少才对的呀。小丫头又怎么知道李清照此时的心情呢。”见梨花初带夜月，海棠半含朝雨”，是万俟咏的清明应制诗。海棠亭午沾疏雨，是“老去惜花心，相与花无语”的吴潜的心语吗？他们在清明时节看海棠一枝春带雨，看到的是不同的心境，看与不看，心境在那儿呢。还是那场雨好，不管是昨夜雨，还是朝雨，或是午后的疏雨，都是诗人心中恰恰好的一场雨。海棠带雨，是眼前景，也是心中情。梨花风起正清明。梨花在风中落了，清明也落在一地梨花的雪白了。

对于我来说，清明是踩着风雨的一场游戏。幼时，每逢清明时节，我都喜欢踩在田埂上，踩在雨后田埂的软泥上，湿滑而又柔软，那是非常有趣的儿时记忆。田埂上有青草，有黄泥，也会有蜗牛和田螺，还能捡到爬上田埂的小龙虾，能逮到在田缺边吸水的鲫鱼。走在田埂上，也能看风景。田埂在云天和田水之间，画出一个个的格子，它们大小不同，形状不一，可是，这些格子在田野间却拼接得那样精致完美，不留一点空隙，也没有一点生硬，看上去总是那样的谐调自然。走在田埂上，抬头望云天，低头也能看到云天。我喜欢低头，看着白亮亮的田水里，倒映着雪白的云翠蓝的天。田里新栽的秧苗嫩绿，田埂像是浮在一片汪洋的水里，随时要被蹂躏的样子。经历一阵阵风雨，清明便过去了，那是一个让人怀念的节气。



春和景明

◎罗时东 摄

父亲最后的光

◎黄廷付

我最后陪伴父亲的日子，是24年前的那个春节前后。

记忆中，那个春节和从前并没有两样，我除了每天看电视，走走亲戚，就是写作业，然后再享受一下母亲做的美食。那时候家里有父亲，母亲，我和几兄妹一起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幸福无比。

正月初八，我就骑着自行车去县城上学去了。父亲是正月十六出门打工的。母亲后来回忆说：“你爸当时收拾好行李，装到一个尼龙袋里，背在身上，笑着对我说：‘我走了。’我当时也没当回事，以为他只是和往常一样出门打工，我就点点头，‘你真不想走啊，等我到50岁，就不再出门打工了，我要天天陪着你和孩子们。’你爸说完就走了，我当时在忙家务，也没说，我现在想想真是好后悔啊，我当时应该说‘不想走就别走了啊’。可是你们还在上学，到处都要花钱啊！”

母亲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早已泣不成声。我的心也像刀割一样：爸啊，如果时光能倒流，我宁愿不读书，只要我们守在一起，日子永远是幸福快乐的。

就在那年清明前的一个周末，我骑着自行车回老家带干粮，刚到屋后，母亲脸色阴郁、衣裳整齐地出来了。她看到我，愣了一下：“光儿，你知道你爸出事了？”

我当时一头雾水：“妈，我爸咋了？”母亲的眼泪当时就流了下来：“光儿，上海的工地上打电话到咱街上邮局，说你爸不行了，我本来打算去县城找你，没想到你竟然回来了，看来你和你爸这是有心灵感应啊！走吧，咱直接去街上坐车去上海。”

我当时只觉脑子一片空白，身子机械地跟在母亲身后往村外走。

现在我还记得父亲打工的工地是在上海莘庄。我和母亲先去了父亲的工地，看到了父亲的“床”，其实那只是一块木板，下面用几块砖头撑起来，就成了床。床上铺了一层稻草，还有一条脏兮兮的棉被，父亲的枕头就是用那个尼龙袋装的自己的衣服，枕头下还有一个烟盒，烟盒里装着115块钱。边上有一个用砖头垒起来的台子，上面放着父亲的饭盒，饭盒里还装着剩菜，是芹菜炒肉，那是父亲准备第二天早上吃的。母亲当时号啕大哭起来，我的眼泪也不停地滴在父亲睡过的“床”上。

终于要去看父亲了。我现在已记不清那个殡仪馆的名字了，因为我当时脑子一直处于半痴傻状态，只记得我们是坐了很久的车，又转了很多次弯，才走进那个恐怖的地方。那是我第一次走进殡仪馆，心里很是害怕。当我看到躺在玻璃罩里的父亲时，竟忘了恐惧，我飞快往前跑着，想扑上去，扑到父亲的怀里，却被人给拉住了。我使劲地喊着：“爸爸，爸爸——”

然而父亲却一直安静地躺在那里，我想，他也许是太累了，才不理我，他一定是睡着了。

我把父亲的骨灰盒抱在怀里的时候，它还是热的，我知道那是父亲身体的温度。我将骨灰盒贴在胸前，靠近我的心脏位置，我怕他冷，我猜想，父亲一定听到我的心跳了，这可是我和父亲离得最近的距离了。我一直把父亲的骨灰盒从上海抱到安徽的老家，心里不停默念着：“爸爸，跟我回家吧。以前总是您抱着我，现在换我来抱您了……”

一路上，我一声不吭，总感觉这只是一场梦，梦醒了父亲还会站在我面前。我竟不知道哭了，脑子里全是父亲和我们一起时的画面，反复循环播放着。而母亲哭得几次晕厥过去，嗓子都哑了。

因为父亲是客死他乡的，所以父亲离开很久后，我们全家人都一直觉得父亲还活着，他还在那边打工呢。母亲望着夜空，目光呆滞地说：“以前有个人失踪了很多年，别人都以为他死了，好多年后，他又回来了呢。”母亲说完这些，又开始号啕大哭，我们也跟着小声啜泣着。

24年过去了，我已步入中年。每逢清明节，我都会更加思念父亲，我眼前浮现父亲的身影还是他24年前春节时的模样，他永远定格在了45岁。母亲现在已经满头白发了，不知道父亲的在天之灵看到24年后的我们还会认得吗？我想问一声父亲：您在天堂还好吗？

祭·念

◎中山林

怀念我的奶奶

◎毕侠

耳感激涕零，发誓有朝一日若为君王，定重报介公之恩。晋文公执政后，却偏偏忽略了与自己朝夕相处、舍命救君子的介子推。于是，介子推便带着老娘隐居绵山。

晋文公为能找到介子推，一把火烧了绵山，把介子推烧死在山上。晋文公在介子推靠着的柳树洞里，发现了一首介子推写给他的血诗：“倘若主公心中有我，忆我之时常自省；臣在角度看，无论哪个朝代，清明节是浸润中华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。相传，春秋时，晋献公儿子，为夺王位，自相残杀。重耳深得臣子介子推敬仰，舍命相陪，流亡十九载。流亡中，重耳历尽艰辛，死里逃生，多亏介子推‘割股充饥’，才免饿死。重

望他清正廉明的肺腑之言，感动万分，潸然泪下……立封此树为“清明柳”，且将这一天定为“清明节”。

自此，人们在清明之际，怀念逝者、祭祀先祖渐成习俗。唐代诗人卢象昇诗云：“四海同寒食，千秋为一人。”清明习俗丰富多彩，趣意盎然。人们除了讲究禁火、扫墓，还有插柳、打马球、踏青、荡秋千等一系列活动。明《帝京景物略》云：“三月清明日，男女扫墓，担提尊口，轿马后挂楮锭，粲粲然满道也。拜者，焚香、哭者、为墓除草添土者，焚楮锭，以纸钱置坟头。”清明时节，雨水增多，潇潇之雨一如生者对逝者哀思的泪，故有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

今夜我在这个世界上想你
没有雨，没有风，只有星辰
我想，你会悄悄走来
我们肩并肩坐着
和当初一样

多久了，再没听您讲故事
我写回家的资讯也越来越少
今天，我匍匐在你身前
可是你睡着了
我看着你，依然想你

我奶奶的一生很不容易。我父亲五六岁的时候，我爷爷就去世了。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，我奶奶就领着我和我姑姑去北乡要饭。在讨饭的路上，有一个好心人收留了我姑姑，我奶奶便带着我父亲继续讨东家要西家的，一路上可以说是风餐露宿，挨饿受冻。最后为了我父亲，我奶奶不得不落户在北乡，嫁给了一个其貌不扬的黑脸男人。那男人是村里的生产队长，能给我奶奶和我父亲一个藏头的地方，还能让我奶奶和我父亲吃上一顿热乎饭。但那个男人好喝酒，每次喝了酒就要酒疯，打骂我父亲，每当此时，我奶奶只能偷偷地抹眼泪。

还好我父亲很争气，十多岁就不吃闲饭了，割草喂牛，逮鱼摸虾，捡麦穗，搜红薯，样样都行。看着我勤快的父亲一天天长大，我奶奶心里也有了指望，只是她还不能高兴多久，我父亲就在黑老头又一次酒醉的辱骂声中摔门而去。我父亲站在那个村口，对泪眼婆娑的我奶奶说他要回南乡去，我奶奶流着泪点了点头，并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把零票子，硬塞给我父亲。

我父亲回到南乡没几年，就靠着自己勤劳的双

手，筑起了一个小家，还成了亲。有了家，我父亲立刻就骑着一辆二手的破自行车去接我奶奶。我奶奶回到了久违的故乡，激动得泪流不止，很是感慨。那段时间正好是收获的季节，我奶奶每天都帮着我们家忙里忙外的，一直到收获结束，她才算歇歇。那天，我奶奶看着东厢房里堆满的粮食，她哭着对父亲说道：“现在咱们的生活是好了，不会再挨饿了，也不会有人再欺负咱们了，可是你那可怜的妹妹还不知啥样呢！”

我父亲明白我奶奶的心思，麦子种好后，他就骑车带着我奶奶去找我姑姑。其实我奶奶和我父亲都知道我姑姑在哪个村，只是这么多年一直缺吃少穿的，生活没有安定过，也就没能去看我姑姑。

那时候我姑姑也成家了。看到我父亲和我奶奶去，其实她也认出来了，以前赶集的时候，有人指着我奶奶对我姑姑说过：“快看，那就是你娘。”我姑姑当时就破口大骂道：“那是你娘，是你娘。”当然，这些我奶奶都不知道。

我姑姑拦住要进院子的我父亲：“你们干啥的？”“妹妹……”“谁是你妹妹？不要乱攀亲戚！”“这是咱娘，俺俩来看

那个世界里有没有荷香
我带一支白莲给你
你可否看见
我们此刻靠得这么近
仅隔了一层薄薄的时间

什么叫别离
什么叫永诀？要是知道
时空维度中再也看不见你
我一定不顾一切奔向你
挽住你，不让你走

你了。”“你别瞎说，那是你娘，不是我娘，我娘死了，在村子北面的松林边呢！”

“二丫，你真的不认娘了吗？娘当年是没办法了呀！”我奶奶此时已经泣不成声。

“哼！没办法，你咋不把我哥给别人……”我姑姑委屈地哭喊着。“妹妹，你终于肯认我了……”我父亲抹着眼泪对我姑姑说道。我姑姑也哭得像个泪人一样，但她还是不肯让我奶奶和我父亲进她屋里半步。

回去的时候，我奶奶对我父亲说道：“儿啊，我还是留在北乡吧，这也是娘的命，以后你要是有了空来看看娘就行了，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啊！”

我父亲拗不过我奶奶，只好让我奶奶又送回了她北乡的那个家。临离开我奶奶的时候，我父亲把口袋里的钱都掏给了那个黑老头：“叔，这钱你留着，想买酒就买酒，就一个要求，好好待我娘，我以后会常来看您二老的。”

后来我奶奶去世的时候，都没能见到我父亲最后一面。我父亲非常懊悔，哭天抹泪地说道：“娘啊，儿不孝啊！您老临走都没有见到我，我都没能给您端口水喝啊……”

冢边花

◎张金剛

山下梨花开了，我欣然赴约。繁花如雪，在蓝天下织成一顶花棚，引我在花下仰面流连，巴望着有数枚花瓣飘落，抚慰我的浮心。

神游之际，一孩童唤我：“你脚下是一座坟！”我怔住，低头观瞧，若不是三块石头搭起的供桌让我明了，还真辨不出这低矮的土堆真是座老坟。不由倒吸一口凉气，瞬目又平静下来，新花与老坟竟如此搭调，再有祭扫者与赏花者二三驻足，这当是山野清明最和谐的画面。

说与友听，友打个冷战：“我是断不敢去的，不过坟边有老梨树、老杏树，定是块风水宝地。”我附和：“这我不懂，但看着挺美，很有感。”过几日，花落梨生，人间又多一岁。

冢边有花，心思故人。这便是清明的基调。之所以用“冢”不用“坟”，略显隐晦些，若心有恐惧，大可“绕道”不读这文字；若如我看过太多人间悲欢而心态平和之人，不妨随我走近这冢边花，顿生共鸣也说不定呢。

乡村一直沿袭土葬。山脚、地头，甚至房前屋后，与人混居着很多土冢，里面住着村里世世代代逝去的人。娘告诉我，这些人里有我未曾见过的祖父祖母，有我夭折的永远十岁的哥哥，还有太多的乡亲。我好怕，故而路过、玩耍、拔草，特别是走夜路时，常绕得远远的，生怕一不小心坠入恐怖电影情节，就这还头皮“刷刷”发冷，怕冢边开着再美再香的杏花、桃花、梨花、槐花。

慢慢，年龄在长，亲人、熟人常有故去，对那些矮下去的、新堆起的大小小小的土冢已司空见惯，没了恐惧。

那次一入村，就走到路旁田里添了新坟，几个艳丽花圈格外扎眼，一旁挥锹耕作的是已入老年的本家大哥。我隔着路，隔着河，隔着田，问道：“翻地准备种红薯？那是谁没了？”大哥拄着锄把儿应道：“咱三叔车祸了，去年三婶刚有病去了。唉！他们的地闲着，我打算翻出来，等种些油菜算了。”

三叔三婶在我家坡下住，嗓门儿大得很，每到杏花开满院儿的时候就隔着院门喊：“看这花儿多路，记得我吃

呀！”于是对那花印象格外深，看了花，吃了杏，又盼花。很多年来，常在地头看到他俩种收庄稼，远远地招呼我拿些土豆，掰几穗玉米。可此时，他俩仍在那里，却到了地下。冢边杏花开得正旺，和他家院儿里的一模一样；盛夏，又将葵花环绕。

娘又讲了三叔三婶故去的细节，又提到这一年去了的乡邻，有些神伤。我在村里转了转，果真看到又起了新坟。胃煎熬了一年的四姑去了，埋在土岭里，满山的杏花陪着；二爷埋在他的红薯地里，地边几株泡桐又将开出粉嫩的花，他却再也闻不到花香；先天患疾的少年尧尧没能挨过去，埋在了自家院外菜地里，出墙的桃花掩着小小的坟，有说不出的凄凉……

娘的心愈发厉害：“今年七十三了，是个坎儿，是个坎儿。”我知道，村里人走一个，她的心就紧一次，谁到了这年纪都一样，我除了安慰、孝顺，无他。陪娘去地里拔草来喂鸡，走着走着就会遇到土冢。

“冢边花草自逢春。”冢边野生的杏树、梨树、桃树、槐树花开又一季，随风摇落一地花瓣；地上，紫花地丁、蒲公英、车前草、荠菜、地黄、苦苣菜开了满地，在枯草中蓬勃着。我有意避开，怕娘又哀叹，可她却凄然说：“坟边野草就是多，鸡吃了肯下蛋。”看到娘蜷缩着拔草的身影，不由一怔，娘终究有一天也会走到地下，坟边开满了她一辈子的野花。

花开一年又一年，还是去年那株树，还是去年那片草，却不是去年那朵花。去了就是去了，去的尽管来着，这便是人生。来去之间，更多了些坦然。

那冢就是念想，就是寄托，就是乡愁，告诉我们来路与归途、初心与坚守。牵思年年。那些逝去的亲人，乡邻或陌生人，其实并未真正死亡。每年冢边盛开的花，或者亲人、后人、后来人献上那束菊，证明他们从未被遗忘，只是换了种方式存在着，从地上到了地下，从眼前到了心里……

“雨湿渡头草，风吹坟上花。”如今看，少了悲凉，多了希望。逝者在地下长眠，春花于清明盛开，生者在花下与逝者心灵对话：好好活着，如花儿一样。